

吳文節公遺集

第三冊

吳文節公遺集

卷之四

吳文節公遺集卷六十九

男養原謹編

傳

東鹿縣丞存齋余君傳

君諱靖字上田號存齋禹州人姓余氏原籍江右高安其始祖賢遷豫之許州子詒復由許遷禹子爵時崇禎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監開封軍殉難贈太僕卿賜祭葬君之七世祖也一經相嬪不徙他業祖文龍父六韜皆以名諸生祔於鄉君少負異才八歲時聞塾師與同堂誦授卽領悟能屬文弱冠名雋一黌戊午登賢書益肆力於學族人清恪公為理學者宿君從之游潛心於

瀛洛關閩之旨而期於有体有用以故里中有大政君
無不率辦庚申邨寶教匪亂事君佐郡守防堵招募
團練賊不敢犯禹癸酉甲戌禹屬奇旱飢民搶攘君佐
郡守籌畫賑撫民賴以安同輩皆歛手推挹謂其他曰
設施必大有以顯所學也九上公車始得一當己卯成
進士改知縣籤分四川初署資陽縣事下車卽取明儒
呂新吾先生宗約歌等書徧行講諭化民以德而聽斷
明敏摘發若神今相國蔣礪堂先生時總督川省深器
重焉謂其學問純粹能以寬心行寬政踰年卽真鹽亭
其為治一如在資陽時有王某者其族人盜葬於其父
之墓控詰不已君援引古昔聖賢格言委曲開諭訟遂

鮮其他治獄多類此鹽亭倉穀經前任糶出收補甚艱
幕賓謂非嚴比不辦君弗忍也而卒亦就理旋因公鎮
秩投牒謁選人得東鹿縣丞適礪堂相國總督直隸益
相倚任君亦力行所學不屑屑以級之崇卑介意也所
到尤以興賢育才為首任資陽時充辛巳同考官所拔
多知名士任鹽亭時修舉鳳山書院生童賴以成就者
甚多在東鹿公駐章村鎮其地無書院而士子之執經
問業者麇至君講貫不倦官廨如師塾焉年餘以堂上
年高弗克就養遂乞養歸抵里適丁太夫人之憂哀毀
過甚兼之終歲積勞遂致病疾踰數月疾勢劇作因至
不起君至性孝友五歲失恃未弱冠失怙事繼母以孝

聞昆季五人数十年怡怡如一日教子弟皆有法公暇
卽手一編老而弗衰所著有春秋傳說讀本若干卷六
藝考略若干卷制義若干卷古本大學辨格物辨王學
辨及語錄雜著共若干卷藏於家卒之日遠近知者莫
不痛悼時道光七年七月十二日也春秋五十有七子
四

論曰唐宋以來豫人士以寔學措諸事功為名儒為碩
輔者指不勝屈君生其間克自振奮方將經踵古人乃
遲之久而始得一試試矣而復蹶而卒之不克大竟其
所施為可慨也雖然君以儒術飾吏治見諸施行者已
連鑠如此其不朽之盛豈必遽讓古人哉

記

遵法墟記

此地舊名唱凱墟不知始自何年亦不識所取何義有
奸民同詳彩者居是墟諸為不法事擾害良民使者
撥兵飭撫州府知府臨川縣知縣將其捕獲按治而我
良民始得相安耕鑿共樂恬熙爰為題額易此墟名亦
以別淑慝示勸懲云爾

序

試律分韵約選序

試律盛於唐人分詩之一體非參乎眾體之變不足以
竟其源非守乎一定之程不可以語於律

國家詩教聿興館閣鉅公相與和聲鳴
盛鴻篇麗製美不勝收而圭臬所存胥隸雅正茲集所
選極約非謂聲韻之道遂盡於此然善學者由是而引
伸將師其法並師其意推之至於衆體之變不難溯其
源而上之又何約之不可以及博哉

中州試牘序

豫居天下之中嵩高河廣旁薄鬱積故理學儒風常為
諸省稱首戊子秋某奉

命視學茲土迄今夏歲科試過半閱士十萬有奇得暑
無事輒取所甄錄之作擇其於理不甚倍者釐定而付
之梓因為之序曰古之人因事以抒其所見體不必一

而其立於已而有所不得已於言者則一時文者言人之言者也体裁限之繩墨程之數百年來文愈多而四子書之言有限剽竊影響與世推移於是主風會之說者謂竒正濃淡之因乎時持習俗之見者謂剛柔文質之因乎地然則司衡者欲求一折衷之術與應試者爭鉞芥於尺幅之中而期無失於銖黍者果何道之從則亦曰理而已矣理儲於經形於史散見於天地民物日出而不窮而非時與地之所得變易者也譬之於穀物土有宜播種有候而其得氣之正而足以養人者固生生而不竭也顧留畬耕種者之用力何如耳士子讀書稽古本之經以匯其理之源徵之史以窮其理之著叅

之天地民物以博其理之趣研之儒先傳注以究其理
之跡無論所及有淺深所得有醇駁而卽言以見志卽
文以知言與古之立於已而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亦奚
以異哉抑聞之理大者物博惟其積理甚深於聖賢立
言之旨旁推交通而無不合則体立用脩他日因言以
見之行者亦若符契焉此予區區扶擇之苦心卽與諸
生諄諄相切劘者舉不越乎此刻旣竣爰書其意於簡
端

卞竹辰詩課偶存序

予與竹辰交垂三十年矣自庚午迄戊寅偕里中同社
諸子以制舉業相切劘者無虛歲文藝之外兼及五言

試帖體分題程課互為評隲每一課竹辰必出其傑句
秀語為同曹冠洎兩人先後入詞館蹤跡轉相左甲申
後予奉諱里居者數年嗣又奉使豫中公私牽迫舊業
多荒而竹辰在之間乃與其同年生聯裾拈韵選勝矜
奇所詣益互所積益富今秋刪存此冊屬校訂授之梓
人且謂曰某將以循資乞外恐此事不復能究心留此
以誌一時梗概非敢云問世也是則竹辰自遜之辭而
益以甚予荒落之惧者也校既竣爰書此以錄之

金馬谷清惠堂外集序

有攷據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義理之學三者似趣相睽
也顧精攷據者以經為本擅詞章者於史為近義理則

必窮經奧熟史事融會儒先諸家之說始足以識其賾
不然高談性命而空疏不文所謂義理者亦句剝字竊
焉耳朱子大儒其義理直窺孔孟曷嘗以攷據見者
然讀其書知其於天文地理三代之制度文章無不洞
澈於中卽詞章亦南渡後卓然一大家蓋容有義理未
深而箋釋蟲魚吟弄風月以一得鳴者未有積學儲理
而轉苦名物之不知文采之不贍者也然則三者亦一
以貫之而已吾友金子禹谷於書無所不讀好深湛之
思寔事求是尤長於曆學所著說經諸書及詩文集盈
尺矣將次第行世先出其詩賦時文共若干首付之梓
人此特其緒餘耳奚足以盡禹谷之學之富然其辭則

瀏然清也其氣則沛然充也其取材則澤於古而與道
適也非醞釀於經史者甚深何以擷義之精晰理之微
若此然則讀是集者不獨詞章已見一斑卽其攷據之
詳審亦無不可推類而知也若禹谷者其底幾一以貫
之者歟

祁竹軒先生六十壽序

國家當重熙累洽之世必有厚德重望之臣為天之所
篤生而尤必培其福大其壽俾之澤被生民以頌贊
聖天子勵精圖治之盛者理固然也乃今於大中丞竹
軒先生見之先生今歲距歲降之辰甲子適一周而夫
人之齒亦與之齒諸哲嗣將於京邸舉雙壽觴年家子

謀所以壽先生者遙致其祝徵言於予予登

朝著晚先生已歟歷四方未獲時奉先生謦欬而與諸
哲嗣文字切劘過從特密得竊聞先生儲學出治之原
而其功業之赫然昭著者又耳熟焉不敢以不文辭先
生生有異稟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十 成進士官刑
曹 歲奉

命視粵西學政丙子歲與分校京兆鄉闈所識拔多知
名士得人稱盛而迴翔郎署者幾廿年析律至精持治
至平上官倚之如左右手凡奉

命讞獄必與先生偕故於 於 輅車所至無不
得其情而平反焉

天下稔知先生賢未十年間歷監司東節鉞
簡在之隆無與倫比其陳臬浙江也以積年未決之疑
案付先生一人以定之其開府粵西也以剿撫猺獞功
晉

官銜以寵異之蓋卓卓可紀之大者已如此而先生處
之歛然常若有未盈其量者則其設施之所及豈有涯
哉詩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明君子非無疆之壽無以
行其愷弟為邦家之光也予於先生之得於天而善咏
夫天者信之矣用券此以為先生壽

戊戌科會試錄後序

道光十有八年春會試屆期

上命

臣

穆彰阿

臣

朱士彥為正考官而以

臣

文鎔與

臣

廉鴻荃副之

臣

汪淮下士知識庸愚蒙

高厚之殊施由詞垣游躋卿貳前曾兩出試差再任學

政分校鄉會闈者各一眉埃未報惶悚方深茲復仰荷

恩綸俾典春試謹與諸

臣

悉心校閱得士如額呈其文

尤雅者

臣

例得綴言簡末

臣

聞言者心之聲也國家以

言取士士以言致身顧不重哉唐尚詩賦宋尚策論自

明以來專用經義依聖賢之旨以立言所以壹天下之

學術但是至今行之垂數百年士雖以沿襲為文章而

其教肆誠偽未嘗不各見於辭氣之間不可得而同也

有司雖以好惡為去取而其文質竒正未嘗不總隸於

風會之際不可得而異也豈非人心使之然哉因其異
可以知其人因其同可以知其世夫使千萬人之心如
一人之心者聖人之心為之也我

朝久道化成士風淳邕有邁前古矣

皇上猶復諄諄為群士懲虛浮廣寬學

臣

等恭奉

欽命經題有取於必信必果所以存人心之直也有驗
於並育並行所以觀人心之通也有貴於頌詩讀書知
人論世所以振人心之衰靡也歷觀前代承平日久天
下之人心趨於澆漓者有之安於凡近者亦有之趨於
澆漓故其士多揣摩詭遇之言而無自得之學安於凡
近故其士多庸濫倖進之言而無拔俗之情今夫孔之